

晚唐诗人李商隐吟了一句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，千百年来，竟惹得一些晚境老人的唉声连连。

“夕阳无限好”，多么令人向往，使人兴奋，让人鼓舞啊！可是接着说“只是近黄昏”，真是扫兴！

这个李商隐也真是的，干什么要说“只是近黄昏”呢？要是说“人间重晚晴”该多好？

说来也怪不得李商隐，那时他“向晚意不适”，心情不好，再美的夕照都提不起他的精神呀。

心情不好，看什么都变味，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即是明证。宋朝的汪洙高兴时写了一首《喜》诗：“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。洞房花烛夜，金榜挂名时。”这些事多开心啊！可是是他的心绪不佳，用“反向”的眼光看待同样四件事，那可

就糟了！看到“甘雨”，也许会担心它越下越大，变成“雨如决河倾”，

在银行取款，排队是常事。前天，为了取点碎银子我加入了这个队伍。排队的人很多，大约半小时后，我才由“龙”尾”蹒跚到“龙”颈”的位置。眼看着要成为“龙头”了，可“龙头”却出了问题。

“不好意思，他的手发抖，不能写字。”顺着声音，我看见“龙头”的位置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头，他的旁边则站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头。从相貌看，这位“花白头发”，应该是那位“全白头发”的儿子。刚才的话就是“花白头发”对银行工作人员说的。

“不能写字，就按个指模吧。”工作人员从窗

丹桂飘香，菊芳舒英，中秋节后，便是又一佳节重阳来临。重阳，在农历的九月初九，故又叫“重九”。按照传统，在这一天，人们要进行郊游登高、折插茱萸、吃重阳糕、观赏菊花、敬老尊老等习俗活动。

如此多彩的重阳节令活动，为灯谜制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，于是便产生了为数不少的重阳节趣

谜。比较常见的是猜佳节名字的，例如：“果”，打传统节日及其别名一，谜底为“重阳、重九”（注：“重”别解为“双重”，即两个；“果”字拆开有两个“日”，扣“重阳”，还有“十八”二字，扣“重九”）。再来看一条带格的“独字谜”：“晶”（骊珠格）。看了谜面，千万别以为笔者漏写了打什么的“谜目”。其实，依格法规定，这种特殊的“骊珠”谜格，它故意不写“打……”却要求猜的人根据谜面所示，自己把一般灯谜要标出的“谜目”连同“谜底”一起，来扣合谜面，来个“探骊龙而得珠”。这条谜的真正谜底应为：“节日：重阳”（注：在“晶”字中删除一个“日”字后，则为两个“日”，即双重的“阳”，故扣）。由于谜底中蕴含的“谜目”文字可随机应变，灵活使用，回旋余地大，想象空间大，所以制者爱做，猜者乐猜，很受欢迎。

谜面上出现“重阳”的那就更多了。如“重阳”，打四字成语“一日千里”。此谜以“阳”扣“一日”，“重”扣“千里”，采用了“会意”“离合”的手法，倒也错落有致。又如用毛泽东《采桑子·重阳》名句“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”为面，打三字数学名词一，谜底为“循环节”（注：节，别解为节日）。还有以宋代李清照的名句“佳节又重阳”为题面，打四字新词语“九九回归”（注：“九九”别解为九月初九）。此外，尚有“佳节重阳秋色佳”打首饰规格用语“九九金”（注：金，扣秋色，如“金秋”），“重阳即重九”打常用词“昼夜”（注：用“拆字法”解底，为双重的“日”，即“阳”和“九”），等等。

与重阳习俗有关的谜则有：“麦子上场堆成山”打重阳习俗“登高”（注：麦子上打谷场，称“登场”，故扣），“糕到重阳最抢手”打评弹《三笑》选曲《点秋香》（注：别解为“此糕点在金秋吃香”），“楼价上扬”打重阳节说人物“费长房”（注：长，别解为动词；费长房，相传指点桓景重阳登高饮菊花酒避祸的道家，见梁·吴均《续齐谐记》）等，也都很耐人寻味。

积极行乐于人生

马鼎三

岂不可怕？“他乡”遇到了“故知”，可是想到有聚有散，马上又要“白云一片去悠悠，清枫浦上不胜愁”，反而惹得你感到孤寂难耐。你还没进“洞房”，就想到“婚姻是爱情的坟墓”，这个“花烛夜”还会有激情吗？而如果你洞察官场“上下一日百战”，“位尊身危，财多命殆”，你就是“金榜挂名”了，还会兴高采烈地庆幸吗？

庄子说：“人之生也，与忧俱生。”有道是：“人生世上风波险，一日风波十二时。”所以说：“不如意事常八九。”人要是忧愁，要是烦恼，要是悲观，那是可以找到很多理由的。

杜甫一辈子常常身处逆境，忧国忧民、愁贫愁病，活得很苦。但他

口递出了印泥。全白老头稳了稳哆嗦的手，按下了指模。“请输入密码。”密码输入器发出半小时后，我才由“龙”了指示。“密码？密码我不

该存谁的账户

周保东

记得了。”全白老头说。“你的存折是有密码的，不输入密码，不能取钱的。”工作人员解释道。

“他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有没有其他办法能把钱取出来说啊？”花白老头在旁边说。

“他年纪大了，就把钱存在你的账户上嘛，这样存取不都方便了？”

“虽说我是他儿子，可……可这是他的钱，存在

“谜话”

“谜话”

“谜话”

“谜话”

“谜话”

终于悟到了“细推物理须行乐。”他说的行乐，不是麻痹自己，“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愁”，而是“细推物理”后对人生的大彻大悟。细推物理，会发现任何事物都有利弊两端，都可以辩证地看待。

悲观者看无限好的夕阳，会忧伤其近黄昏；而乐观者则可以兴致勃勃地欣赏其“为霞尚满天”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何妨效法一下“花迎喜气皆知笑，鸟识欢心亦解歌”，而积极行乐呢？人老了，又有什么关系？老年人走过了几十年风雨人生路，总有些经历值得回味。像王羲之说的那样：“当其欣于所遇，暂得于己，欣然自足，曾不知老之将至”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就是倒了霉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妨像黄山谷那样：“投荒万死鬓毛斑，生入瞿塘滟滪关。未到江南先一笑，岳阳楼上对君山。”

真正能行乐者，当是仁者，亦是智者。

“夜光杯”

“夜光杯”

“夜光杯”

“夜光杯”

“夜光杯”

“夜光杯”

“夜光杯”

“夜光杯”

“夜光杯”

“夜光杯”

假如你没去过台湾，那你就无法想象“槟榔热”在岛内的“热度”。

那天，我们下了飞机，随着滚滚的车流在宝岛公路疾驰，就见沿线两侧迎面扑面而来的一块块光怪陆离的店招——“潘多拉”、“俏小姐”、“神仙翁”……真叫初来客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旅游大巴“吱”的一声停了下来，伸长脖子向窗外一看，哟，这不是家槟榔店吗？

岛内几乎所有的槟榔店的硬件都极其简单，独立的玻璃小屋内，一台冰柜、一张桌子、一个高脚凳，仅此而已。入夜，小窗外霓虹灯艳丽的灯彩梦幻般不停地变换，予人半醉半醒之感。只要一到车停人来，“槟榔西施”们便会热情地迎出，温柔地递上各种款式的槟榔，同时，一股浓烈的香气不由分说朝你迎面袭来。不知何日，“槟榔西施”已堂而皇之地构成了台湾槟榔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

“常回家看看”

董之一

“常回家看看”

“常回家看看”

“常回家看看”

“常回家看看”

“常回家看看”

“常回家看看”

“常回家看看”

“常回家看看”

“常回家看看”

分，俨然成为四通八达的公路两侧流动的“槟榔风景线”。

槟榔，与椰子同属棕榈科植物，宝岛盛产槟榔，

台湾的“槟榔热”

周天柱

历史源远流长。随着嚼槟榔在岛内迅速成为时尚新潮，受强烈刺激的槟榔业一年比一年风光起来，以致近几年全台种植面积竟高达5万公顷。如今台湾中南部的丘岭、平原一带，四处可见躯体笔直，高高挺立的槟榔树。

关于槟榔的得名，台湾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我们：中国古时尊称贵客为“宾”、“郎”，“槟榔”美名由此而来。张渭的《槟榔》诗写道：“睚眦小忿久难忘，牙角频争雀鼠伤，一抹胭脂还日好，纷纷惟有送槟榔。”没想到，槟榔在解决人们的“睚眦小忿”中还能起到缓和剂的作用。

如此教训极为深刻的“槟榔启蒙课”使我视槟榔为大敌，而当我得知仅2300万人口的海岛，竟有600多万“槟榔族”醉迷此物，一年要白白消耗掉几千亿新台币（4元新台币相当于1元人民币）时，心中更是震惊。再者，极难清洗的一摊摊猩红的槟榔渣已成了岛内城乡环境的污染源；更可怕的是，每年还要徒增上万名痛苦的口腔癌患者。看来，“槟榔热”已成为台湾的一个社会问题。难怪，台湾的有识之士已大声疾呼：“槟榔热”可以休矣！

圆柱形，直径比人的肚脐大不了多少。大者如山东煎饼与厚锅饼，蒲扇一般。新疆的大片馕，陕西的锅盔，大的直径达60厘米。但这些若与西藏“卡什茨”（饼）相比，小巫见大巫——卡什茨一个就重50公斤！

《水浒传》中武大郎卖的是炊饼，它被认为是烧饼，这是想当然。它应为笼蒸的，不是馒头，是蒸饼。今日苏饼少有，苏州同里却有之，它就是麦芽塌饼。

饼在北方可充主食，如薄饼、煎饼、锅饼、锅魁和馕等；在南方，主食为米饭，偶尔才光顾面条、馒头，这是由产麦与产米决定的。在南方，饼是小吃，因而精细起来，如杭州吴山酥油饼、上海三丝眉毛酥、溪口千层饼、南京鸭油酥烧饼、厦门韭菜合与广州水晶饼……

有人著文，谈及以萝卜丝为馅的油墩子，称其为“萝卜丝饼”。其实油墩子不是饼，它很难归类，《中国名小吃辞典》把它和茶叶蛋、双皮奶等归在“其他类”。

十年之久的失眠症。就这样，我日日手拨算盘、脚踏算盘，有时觉得身上不舒服，就随时拨珠、踏珠，少顷就感身心舒畅了。

算盘健身，独有妙意。它不占场地、风雨无阻，足不出户、轻松健身。老伴受到感染，现在也钟情于算盘健身。

我们“白发翁妪同健身，健康恩爱伴一生”的夕阳生活，使我俩红光满面，精力充沛，与年轻人一起旅游登山，他们都不得不屈居下风呢。

